

校正 奧田

字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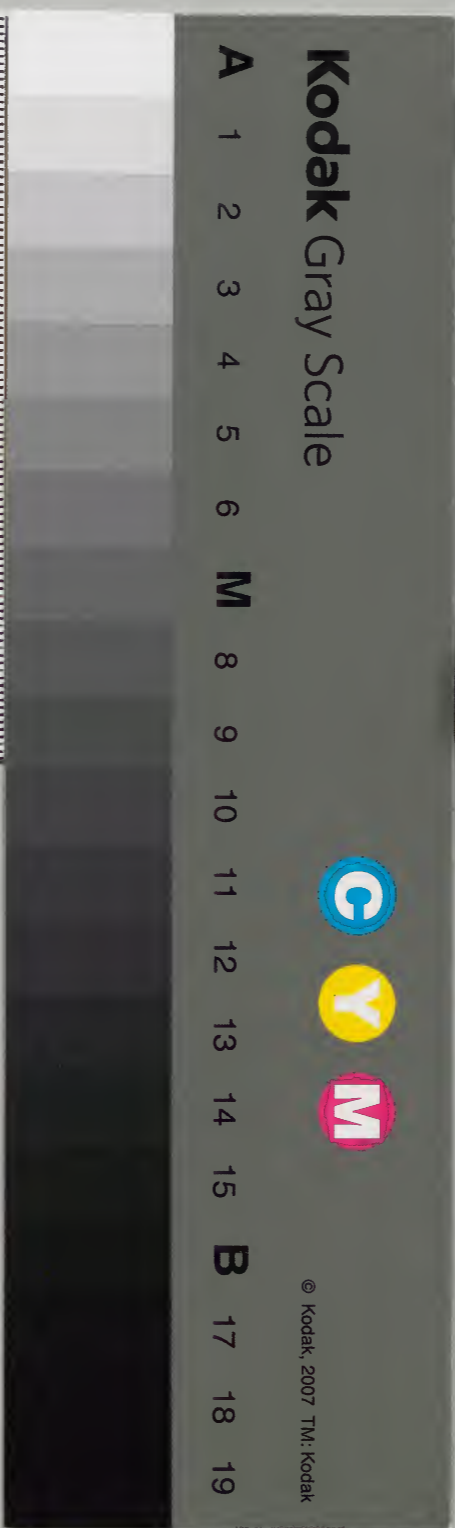
史記評林

列傳自第五十 百十之
至第五十一 百十一

漢書門			
一	六	三	九
函	號	類	
五	一	一	
〇	四	六	
册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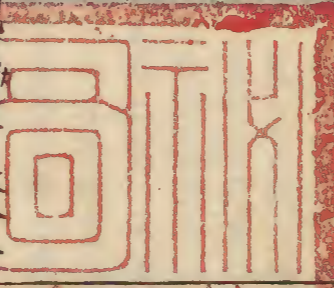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	一		漢
七	六		書
九	三		
函	五	九	類
一	〇	〇	
架	册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639
冊數	50	(43)
函號	279	34



注括地譜之譜疑當作

唐虞以上載籍不備無所考且山戎獫狁皆夏殷以後之稱也



唐虞以上載籍不備無所考且山戎獫狁皆夏殷以後之稱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日本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長尾與田遵校正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次序平津侯後第五十一
今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云亦然
若先諸傳而次四夷則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音義
祖名。索隱曰張晏云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
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
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
云殷時曰獯粥曰匈奴常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
名則淳維是其始祖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
蓋與獯粥是一也杜預云山戎北戎無終之名
年齊人伐山戎杜預云山戎北戎無終之名
也括地志云幽州漁陽縣本北戎無終子國獫狁
葷粥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
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索隱曰

校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

注贏
子當
作贏
母

劉辰翁曰見能騎
羊引弓射鳥鼠雖
其俗常事寫出如
畫

背肉似橐故云馳包愷音
託他。正義曰畜許又反。驢。索隱曰案古今注
○正義曰贏。馱。徐廣曰北狄駿馬。索隱曰說
音力戈反。馱。文云馱馱馬父贏子也。廣志云
決蹄也。發蒙記。其母腹而駒。徐廣曰似馬而
郭璞注。爾雅云。生七日。超其母。駒。徐廣曰按
馬山海經。爾雅云。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其名駒。駮也。
驪。徐廣曰音顛。巨虛之屬。索隱曰說文云野
字作。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
有分地。音扶糞反。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
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索隱曰少
長。謂年稍長。士力能彎弓。音烏還反。盡為甲騎。其
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
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紹
日鋌形似。音鐵柄。音時年反。○索隱曰音蟬。利則
甲。蒼云。鋌小。音鐵。矜古。今字詰云。矜。音禮也。

漢書
無姓
字之
姓為
是矣
下文
呼行
氏等
皆此
也此
或行
文

凌約言曰按其音
一段言畜產其俗
一其字起而中
五其字起而中
其天性也一句
之句法長短章法
參差是太史公著
精神處

王評
一王
當主
一主

○王世貞曰匈奴
之先王曰乃何
特一獨體在匈奴
中覆之以種人
得見國有大事則
殺白灰牛以祭
變人形出視事已
即入穹廬後為觸
體因人竊視之
遂失所在復有號
曰喝呵戴野豬頭
披猪皮居穹廬者

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
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
老者食其餘。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
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漢書
于姓。音緣。鞮氏。○索隱曰。鞮。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
音六。徐廣曰。音丁。帝反。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
官。紀云。不窟失其官。此云。公劉未詳也。變于西戎。
邑于幽。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夏父。徐廣
世孫。夏父。而幽人悉從。夏父而邑焉。作
周。索隱曰。按謂。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
氏。索隱曰。常昭云。春秋以為大戎。按畎音犬。小顏
融。生吾吾。生并明。并明生白。白生犬。犬有壯
是為犬戎。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犬有壯
云。有犬夷。戎之別種也。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

壯漢
注二

壯漢
注二

壯漢
注二

壯漢
注二

壯漢
注二

壯漢
注二

壯漢
注二

壯漢
注二

武王時未營維

事則出退復隱入宮廬如故後因其妻竊其皮莫知所如後一主曰書裏眠呵堆養羊二十日食十九留其一皆極恠異見葉隆志而本史不載

涇洛之北距鄠部蓋非遠而本以為荒服此以疑時或有脫文

正義五十數難疑有錯誤諸兒襄公名索隱

据左氏帶襄王同母弟

茅坤曰匈奴破中國而因以立天子此亦古來所少也

而營維邑復居于鄠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灼日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彫陰秦昌山過華陰入渭即漆沮水也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索隱日案周紀云懿王時王室衰詩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正義曰故申城在鄠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周宣王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常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驪曰驪戎遂取周之焦穫正義曰括地志云焦穫亦名剗口亦曰剗中在雍州涇陽縣北五十數里周有焦穫也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鄠而東徙維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正義曰今岐州高誘

云秦襄公救周有功受周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

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索隱曰服虔云山戎

甲東胡別種又案應奉云秦築長城鮮卑胡廣云鮮

于齊郊索隱曰釐音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

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齊釐公與戰

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

汜邑索隱曰蘇林汜音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

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

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

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

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

徐廣曰一為陸邑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以為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

文字訓詁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匈奴列傳

三

應毛詩作膺

內納同

注七國疑時字脫

又二十六字疑衍

注杜氏以下疑字脫為

又郤當作卻

正義縣城疑在字脫

注應以疑下脫字

括地志即劉邑時字疑

劉辰翁曰詩人有薄伐之辭儒者遂以不極之塞外為美不知秦襄公救周而不能不東徙極其所至亦不過岐山之下是古公故鄉又惡得為境外哉

之間一國誘而徒之伊川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遂從戎號今陸渾縣是也
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逐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也
出與彭彭城彼朔方
周襄王既居外
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邑當是之時秦晉為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間
徐廣曰圖在西河音銀洛在上郡馮翊間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常昭云圖當為圖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圖字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魏後入秦秦置三號曰赤翟白翟
索隱曰案左氏十六郡洛漆沮也
號曰赤翟白翟
索隱曰案左氏狄潞氏杜氏以潞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又春秋地名云今日赤涉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郤缺獲白翟子杜氏以為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遂至于西河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綏三州白翟地按文言圖洛之間號赤狄未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縣諸
正義曰括地志云縣諸城秦州秦嶺緄戎
正義音昆字當作混師古云混夷也常昭云春秋以為太戎翟源之戎
徐廣曰在九○索隱曰地理志云天水有縣諸道狄道應劭以獮戎邑音桓○正義曰括地志云獮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三十七里古岐梁山涇漆之北之獮戎邑漢獮道屬天水郡
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
正義曰括地志云寧州慶州西戎即劉大荔徐廣曰後更名臨晉在馮翊○索隱曰常昭云紀厲共公伐大荔取其王秦滅之今在北地郡秦本志云臨晉故大荔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縣地古大荔戎國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即大荔王城荔方計反烏氏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云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

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

括地志州一此誤文注

如淳林條一上注誤入此牧脫字

注桓以之云難疑有錯誤

按今朔州即林胡今雁門即樓煩今桑顏山後之戎即鮮卑東胡地

茅坤曰類今之西南夷

地後入戎秦惠王胸行之戎

徐廣曰在北地胸項子取之置焉氏縣也

志胸行縣名在北地鄭氏音呀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

而晉北有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

樓煩之戎索隱曰地理志云樓煩縣名屬雁門應劭

云故樓煩胡也地理志云樓煩縣名屬雁門應劭

東胡山戎漢書音義曰烏丸或云鮮卑索隱曰

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

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

餘年趙襄子踰句注服虔云句音拘常昭云山名

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

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

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

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昭王宣太

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

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

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

日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

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下

至高闕為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

下字屬上句

按陰山及高闕并在燕北晉東今宣大之界是

揚慎曰觀此則長城不始於秦皇矣

郭以自守磨則虎豹而檻矣鮮得志者

李維王維

李維曰趙城陰山高闕燕城造

王維曰趙城

陽襄平秦皇修其

徐廣曰在朔方

正義曰地理志云

李評
狼居
臂下
有鶴
字

注漢
陽西
疑有
誤脫

太史
公叙
中國
與匈奴
強弱
提河
南地
為領

匈奴
謂天
為祁
連又
黎為
黎歟

故壘益增而長延
哀且萬里一時之
害萬世之利畫地
信守當無踰之然
蹂躪所至目無堅
堵長駕遠馭別罕
奇策漢武聘其雄
心驃騎貳師歲不
停遣蒲萄苜蓿席
捲以旋封狼居臂
禪姑行直臨瀚海
侵伐之威遠震殊
域然單于所殺凡
八九萬而漢士馬
物故者亦數萬匈奴
雖遠去自是漢
馬亦少無以復往
蓋畧相當亦未見
自善之策也
按河南地今河
套是也廣七百
里辨新秦中蒙
恬所取者

趙恒曰後秦滅
六國云云北假中
見悉以河南地因
河為塞自秦始而
大築長城以臨河
至萬餘里城在河
南又云渡河據揚
山北假中則所據
又在河北也

按匈奴入漢初
始盛

山中斷兩峯俱峻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
土俗名為高關也
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
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
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常昭曰地名在上
谷郡今媯州索隱曰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
常昭云今遼東所理也
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
於匈奴索隱曰案二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
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
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索隱曰案太康
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
終利貫山南漢陽西是也
適戍以充之適音下而通直道索隱曰蘇林云去
北相直自九原至雲陽索隱曰常昭云九原縣屬
道也

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
陽雍縣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
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
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
因邊山險澁
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曰
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
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
袤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北方田官
東入遼水北假中主以田假與貧
人故云北假索隱曰應劭云北假在北地陽山
北常昭云北假地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五
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地名也在河北
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
殖穀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括地志云涼其
也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括地志云涼其
肅延沙等州匈奴單于曰頭曼漢書音義曰單于
地本月氏國匈奴單于曰頭曼者廣大之貌言其
象天單于然索隱曰案單于姓擊鞬氏其國稱
之日揅黎孤塗單于而匈奴謂天為揅黎謂子為
孤塗單于又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有
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頭
符會也常昭曰曼音瞞索隱曰曼音莫官反頭

符會也常昭曰曼音瞞
索隱曰曼音莫官反頭

交之川

匈奴傳

五

按字訓點

倪思曰蒙恬死匈奴得寬文活動有精神

按度河南與前收河南相應又與後奪河南相應

關氏 宜從 舊音 讀烟 支是 鑿齒 之附 會

常昭 矢鏑 二字 疑倒

髡蓋 與諂 通莊 子齊 物論 諸者

王維楨曰雖胡人其兵謀在漢將之上

茅坤曰亦冒頓治兵之略

劉辰翁曰精神在兩千里馬

匈奴列傳

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

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索隱曰冒音後有所愛閼氏索隱曰閼氏舊音

也習鑿齒與燕王書曰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採取其上英鮮者作烟脂婦人採將用為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脂今日始視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亦可音烟支想足下先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

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

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常昭曰習勒其

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

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

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

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

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徐廣冒頓既立

日秦二世元是時東胡疆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

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

與入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

間中漢書

正義斥埃之埃疑當候

按兵法云守如處女距若脫兒冒頓雖美狄亦知兵法者

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

河南王三疑字後文云擊胡之樓煩白羊於河南或相因成錯謬耳

王整曰此段結上起下一篇之關鍵也唐順之曰至此揔約數語是回顧收戰大手筆也

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日如淳云白羊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

交字川

索隱曰漢朝那故城在涼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膚施縣秦因不改今延州膚施縣是

以子屠者左賢王則左賢王當是太子本疑可
漢書作自賢王以下賢王此蓋轉訛
須卜氏注可重出

築長城以拒胡而後摠結之曰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見其傳世益久流毒益深是大史公叙事針綠處按此下次匈奴官制什伍之詳并祠會法律占候喪葬賞罰之屬

骨都侯所引據後漢書下呼衍注亦然匈奴謂賢曰屠者徐廣曰屠一作諸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者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蘭氏正義曰顏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衍者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須卜氏主獄訟○正義曰後漢書云此三姓其賢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值者當也○正義曰上谷郡今媯州也言匈奴東方南出直當媯州也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涇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言匈奴西方南直當綏州也以西接月氏索隱曰案風俗通云氏本西南夷種地理志武都郡有白馬氏又魚豢魏略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窟山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纂文云氏亦羊稱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羌三苗莩

正義直當上有無字疑有誤又涇州綏州亦宜居一必有誤也
漢書無往者二字作直上谷東云
注地理志宜有云

姓之別舜徙于三危今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索隱曰案謂匈奴所都處為庭樂彥云單于無城郭不知何國之宮廬前地若庭故云庭○正義曰代郡城北狄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羌胡縣北百五十里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言匈奴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索隱曰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魁又有什伍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以相檢察故賈誼過秦論以為備起什裨小王相封徐廣曰將都尉當戶且百之中是也渠之屬正義曰且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索隱曰漢書作龍城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祭其先天後漢書云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月中皆會祭處蹕音

文三川地
已卷一百一
匈奴列傳

注羊稱之
羊疑
訛

漢書
無封
字

數千
百人
蓋誤
寫

按以下先叙冒頓軍伍中所行科條為後困高祖白登根本

帶○索隱曰鄭氏云帶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曰相競移蹄林則服虔說是也又常昭音多藍反姚氏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襜褕此字與常昭音頗同然林檻聲相近或以林為襜褕也○正義曰師古云蹄者遶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遶三周乃止此其課校人畜許又反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遺法也

盜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漢書音義曰刃刻其面○索隱曰軋音鳥

八反鄧展云軋歷也如淳云槲杖也三蒼云軋輾也說文云輾輾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軋者謂輾輾其骨節若今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之厭蹀者也

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正義曰其座北向長日上戌巳其送歿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衾服張華曰匈奴名

家曰近幸臣妾從歿者多至數千百人正義曰漢書作數十數百人顏師古云或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

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害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歿者盡得歿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索隱曰魏略云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又云匈奴北葛昆新犁之國正義曰正義有渾窳國射音亦又音石

於是匈奴賢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

顧璘曰匈奴匿精兵見老弱既已誘

交字川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匈奴列傳

十

馬四
方各
色以
見其
軍之
整而
饒耳

馬難
純青
故取
駝而
有青
也

評林
中無
李維
王維
楨之
誤

是時
和親
初成
與前
合為
一非
二

孤債
之債
疑憤
字訛

漢而漢之步兵又
未至是以中外不
相救餉高帝老干
用兵美失着若此
太史公叙事次第
處

按叙東西南北
馬各一色直與
篇首奇畜相應

按漢與匈奴和
親一
增李維楨曰和親
之說始於晉悼公
時魏絳倡之漢高
帝造隱忍從其汗
俗劉起居既試之
悉矣

和親二

先至平城在雁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
萬騎圍高帝於白登正義曰白登臺在白登山上
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定襄
城漢平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
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馬索隱曰駝音武江反案
青駝青色馬也○正義
日鄭玄云駝不純也說文云駝索隱曰案詩傳
曰顏皆白爾雅云黑馬面白也北方盡烏驪馬索
隱曰說文云南方盡驛馬曰赤黃曰驛高帝乃使
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
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
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
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
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索隱曰

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
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
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
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
之復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
將眾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
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
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
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縮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
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
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妾言高后欲擊
之索隱曰案漢書云高后時冒頓寢驕乃使使遺
高后書曰孤債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

交字訓點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匈奴列傳

十一

本書 季布 傳有 之註 不須 漢書

和親三

和親四

按河南即今河
套是也

董份曰匈奴此書
氣強而詞大變夷
亦有入哉

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
居向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
怒欲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
后乃止索隱曰案漢書季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
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
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
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
日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都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
大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
明年單于邊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
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
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表盧侯難氏徐廣
支索隱曰等計與漢吏相距絕王王之約離兄
匈奴將名也

王維禎曰發使是
單于使發以書報
漢天子者不來言
拘留也漢使不至
言不見答也

請字 屬上 句

羅洪先曰觀匈奴
述西伐之威是欲
以畏漢若曰北州
悉下惟容漢耳

他疑 當作 駝或 假借

注也 駟間 脫二 字

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
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
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
馬疆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徐廣
云樓湟正義曰漢書云鄯善國烏孫呼揭音桀
名樓蘭去長安一千六百里也索
隱日又音丘列反正義曰揭音犁又其例及其
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索隱曰案謂皆諸引弓
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
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
長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
郎中係雋淺奉書雋音火胡反請獻橐
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正義曰顏師古云駕可

交字州

何又列傳

七

也

胥紕
蓋胡
帶之
名

和親六

漢書
公主
皆作
翁主
史記
為是

蔡汝楠曰必我行也為漢惠者即管子曰子耶言伐管者是倒句法

王廷陳曰中行說為匈奴謀則善矣而為漢惠不淺當時既明言為漢惠者而何漢卒遣之耶屠降曰按郁離子口漢八年高皇帝崩呂太后臨朝

注
一本
作苑

漢書
遺上
有以
字與
下文
同此
蓋脫

聽政大臣患匈奴之強將與為和親議使者太后惡之故使往焉藥布諫曰陛下所以使中行說者不過以匈奴驕恣必不能善待漢使或留之則非我所借從而棄之耳臣獨以為不便夫使所以達主命釋仇講好決疑解紛卑不可以屈國體高不可以激敵志察變應機以制事權國之榮辱已之休戚非素所愛信而可知其忠且亮者不可遣也今中行說刑臣也名不齒於國士又陛下之所素惡夫素惡于君則不重其君不齒於國士則不重其身臣俱其

四十匹。正義曰緡音啼。索隱曰索隱也。使中大夫意謁者

令肩遺單于。後項之冒頓死。子稽粥立。音雞。粥音徐。廣曰第一音。

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音稽。粥音徐。廣曰第一音。

皆以第別之。孝文皇帝復遺宗室女公主為單于

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公主。正義曰行音胡。郎反。中行姓說。

也。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惠者

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

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

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

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常昭曰言漢物十中之二入匈奴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

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

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湏乳汁也音。都奉反。○索

隱曰字林云湏音竹周反穆天子於是說教單于

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物。正義曰上漢遺單

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

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

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

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

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

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

豈有不自脫温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

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

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

交字川

匈奴列傳

一百

漢書 輕作 徑

生力 猶生 計也 非氣 力

上文 匈奴 明攻 戰以 此功 為事 攻訛 字疑

佔佔 與沾 沾同 自喜 良一 說佔 與帖 同亦 多言 良言 言其 頭上 有冠 固無 所當 事也

世國情而開敵也弗聽樂布退謂辟陽侯曰子不力諫北邊自此弗寧矣卒如其言特匈奴傳謂文帝遣之附公主因以降漢書與此不同未知孰是

按匈奴之俗一段即中行說教匈奴本謀也胡松曰中國聲名文物者何如而曰伴不取與易姓等語何竟忘本若是蔡汝補曰親屬益疏則相殺其猶愈于鳴鑼乎惜漢使不能折此闕也

按師古云中猶滿也量中者量其數也 曾陳懿典曰醜賊敢為大言千古猶令人憤恨彼當時之欲伏而害其背者奈何其跡也 按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正與中行說自言為漢患句相應

父子各得父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漢書音義曰父歿妻其後母兄弟歿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

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歿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

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索隱曰詳漢書此亦音羊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

生力必屈索隱曰以言棟宇室屋之作人盡極其力以營其生至於氣力屈竭也屈音其反物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

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喋音謀利口也佔音昌占反冠固何當復著冠固何益索隱曰鄧展云佔聶耳語服虔曰口舌為喋如淳曰汝漢人多口居室中固自宜着冠且不足貴也小顏云言漢人且當思自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着冠何所當益也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糲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常昭曰苦

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常昭曰苦廉也音若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徐廣曰九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丁姓孫其子單封爲餅侯卬音五卽反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

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丁姓孫其子單封爲餅侯卬音五卽反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

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丁姓孫其子單封爲餅侯卬音五卽反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

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丁姓孫其子單封爲餅侯卬音五卽反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

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丁姓孫其子單封爲餅侯卬音五卽反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

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丁姓孫其子單封爲餅侯卬音五卽反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

交字訓點

史記卷百一

匈奴列傳

十五

無多 辭無 多言 並謂 不須 多言

漢書 作何 以言 為乎 似長

據注 舊本 作彭 城

崔注 候下 疑脫 騎字

官名 與地 名自 列

已與 以通 甚也

暴逆 漢書 作暴 虐

深惡 民暗 指中 行說

降字 難通 或訛 字

在前 間疑 脫赦 字上 文有 赦字

按甘泉即今淳化

徐中行曰逐出塞即還與宣王薄伐何異不驢武不窮兵具見帝王氣象

和親七

光緝曰余每讀匈奴傳至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輒黯黯不欲終篇惟恐其再見獨賈誼治安策所謂伏中行說而答其背則復津津喜誦焉

按深惡猶薄惡

邵銳曰其事已在 前與前事在赦前 意同得尊中國林

案彭城在為州與北地使奇兵入燒回中宮索隱郡甚遠明非彭城也武帝作宮始皇本紀三十七年

巡雞頭山過回中武帝元封四年通回中道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所燒者也侯騎至雍甘泉

索隱曰崔浩云侯邏騎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也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於是文帝以望見長安秦皇帝以來祭天園兵處於是

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

索隱曰案表盧作旅古今字異耳寧侯魏遼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

董赤正義曰音赫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徐廣曰布亦為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

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

遣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

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索隱曰漢書作且渠且渠戶且渠各自一官雕渠難為此官也郎中韓遼

正義曰雕渠難者其姓名也且于余反郎中韓遼遣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

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

今聞深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三矣書曰二國已

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闐然更始徐廣曰闐音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

按字訓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匈奴列傳

增真德秀曰文帝遺匈奴書皆大哉王者之言非後世所及

增屠隆曰歲予以物如此然亦以地寒為辭

歧與 歧通 說文 歧 蟲行 貌

按師古云逃虜民漢人逃入匈奴

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本命作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遷單于林檎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隆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歧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曰案歧音岐又音企言象而息皆得其安也三蒼云蠕蠕動貌音軟淮南云昆蟲蠕動也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

逃 亡虜 虜獲 釋謂 舍而 不問

奴者章尼等皆單于降漢者

劉辰翁曰只漢過不先四字見得負約常在單于一

和親八

立四 歲漢 書作 立歲 餘

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索隱曰案文帝云我今日歸本國汝單于無得更以言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歿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徐廣曰後元三年立孝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匈奴不容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也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匈奴列傳

和親九

武帝與匈奴第一合无坊

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斡蘭出物與匈奴交索隱曰衛青傳唯稱聶壹故顏氏云壹名也

羅洪先曰單于前自稱天所立又云天之福今得漢尉史復云天使若言動以天張大其詞固大羊之妄抑豈武帝奢靡已極天故厭之而不絕也耶

物也漢書音義曰私出塞與匈奴交市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蘇林云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雁門尉史行徼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尉史各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廣徐日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

交字訓點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匈奴列傳

十九

師古曰以

按此後不復和親而匈奴數犯邊漢數出塞矣

第二合得少失多

六千 鶴牧 及一 本千 七千 與公 孫教 傳合

斬云此 所敗 疑 脫 字

師古曰辟

斗絕 斗入 之義

注斜 上疑 行

第三合得勝多

第四合大勝

劉辰翁曰斗辟語 奇什字即斗字之 誤

而不進斬恢韓長孺傳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直當道之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正義曰如淳云得具以利中傷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六千餘人李廣出雁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

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什音斗漢書音曲近胡索隱曰辟音僻造陽即斗辟縣中地正義曰按曲幽辟縣入匈奴界者造陽地奔與胡也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歿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索隱曰稚音持利反斜音士嗟反斜鄒誕生音直牙反蓋稚斜胡人語近得其實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索隱曰單音丹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

交字訓點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匈奴列傳 七

之奪二字疑倒

第五合大勝

涉安侯數月而歿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上北三百八十里地理志定襄郡高帝置也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

第六合相當

王維楨曰此信之為漢也或其詐漢之詞

之騎虜騎疑行漢書無之

幕漢通用

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以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徐廣曰人有三耳右將軍建得以身脫正義曰建蘇武父也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奔軍分行正義曰與大軍別行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正義曰自次者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贊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索隱曰罷音疲微要也謂要其疲則取之無近塞居止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

交字訓點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匈奴列傳

二十一

休屠音近音屠王蓋屠王也

金人即佛像自祠祭之不涉時之傳也天之用矣

注當字作蕃嫁當婦

天為祁連是胡語曰天山別名

二山歌與前注

則宜為而讀

第七合大勝

第八合相當

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義曰焉音焉支山一名剛丹山在甘肅州剛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連焉支一山乃歌曰使我使婦女無顏色其慙惜乃如此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祭天象祭天也索隱曰常昭云作金人以爲也孟說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後置之於甘泉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爲祭天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索隱曰常昭張掖縣攻祁連山索隱曰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又溫夏涼宜畜牧養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使我使婦女無顏色

祁連一名天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亾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外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狩二年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奔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索隱曰如淳云

增陳懿典曰卒可四千人且盡卒可字且字有諱敗之意詞甚婉曲

按河南今河套是也秦將蒙恬斥逐得此後失之今復奪獲

交字訓點

史記卷百一匈奴列傳

二十一

按所奪匈奴河
南新秦中與下
地接匈奴以北
作兩大段相對

負私
從漢
書作
私負

倪思曰中國之兵
凡二十四方騎而
糧重不與則步兵
又可知已前後師
出之盛未有如此
者

負私
從漢
計馬
從唯
數注
擔字
糧字
募字
皆可
削

第八合大勝

在長安以北朔方以南漢書食貨志云徙貧民充
朔方以南新秦中是也。正義曰服虔云地名在
北地廣六百里長安北朔方南史記以為秦始
皇遣蒙恬斥逐北胡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內郡
人民皆往充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
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
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正義曰謂
私募從者凡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
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
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
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
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
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
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

唐順之曰追胡至
闐顏山趙信城漢
威壯矣

按即前合與大
將軍各道故各
有戰功
倪思曰去病封禪
雖屬兒戲然自平
城以來能犁亭掃
穴則匈奴患中
國千餘歲一時也
武帝承文帝之後
赫然振古如此惜
賈生不及見耳
凌約言曰太史公
叙衛將軍追胡至
闐顏山而還霍將
軍逐虜臨翰海而

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
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
如淳曰信前降匈奴築城居之單于
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
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
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
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
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
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
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
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
也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
以西至今居徐廣曰在金城○索隱曰地理志云
張掖令居縣姚氏令音連小顏音零
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

交字訓點

史記卷百一十一匈奴列傳

三

還而摠結之曰是後匈奴遠遁幕南得關闔之妙倪思曰前見徒關東貧民處所奪虜地又見渡河置田官畜食接境非將帥武臣力能使致此使中行說猶存尚能鐵騎蹂吾稼耶以此推見滅卒成半非容易者第不知後來此地究竟何如薛應旂曰嘗觀漢之世矣國勢雖定裔成日熾高帝被圍白登呂后受書狂悖文帝時則又侵上郡至雍甘泉當時歲致金繒動指子女者豈樂於犬羊相結好哉誠以天下新定委曲

奴以正義曰匈奴舊以幕為王庭今遠徙幕北更蠶食之漢境連接匈奴舊地以北也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索隱曰案釋名云漢以來謂歿為物故就朽故也又魏壹訪議高堂崇對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漢馬歿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歿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歿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二年

趙破匈奴但匈奴至河此疑字

遷延以徐觀其時勢之可為耳迨至武帝當文帝惠養之後粟陳貫朽將勇兵強而匈奴又數犯邊境帝于是征伐四出所向成功以致幕南無王庭而累世之耻得雪皆帝有以震之也世儒徒見其登封巡幸紛紛不已遂併其征代之事謂為窮兵而以秦皇漢武稱亦過矣唐順之曰凡兩遣將出絕塞俱不見匈奴一人漢威極矣

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正義曰南越東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索隱曰苴音子餘反臣瓚云去九原二千餘里見漢輿地圖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索隱曰臣瓚云河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王客常昭曰王使來客官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

第十合出塞不見虜

王維植曰禮卑言好四字點綴有景

王廷陳曰郭吉首以南越王開言便

令失色繼後數語
激烈慷慨足以壯
中國之威寒也表
之膽矣單于雖斬
主客見者以滅其
怒而終不肯為寇
漢邊其吉之力哉

通鑑 遂定 朝鮮 為樂 浪臨 屯玄 菟真 四郡 隔字

茅坤曰使楊信以
下叙當日之盛與
所以斷匈奴之臂
者正在三又字而
匈奴終不敢言與
前終不敢言漢邊
相當皆極馳騁

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匹匿於幕北
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
王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正義曰北海即上海
也蘇武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
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
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
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
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遷其太子入漢
為質正義曰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
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正義曰即玄菟郡而西至酒泉
郡正義曰以萬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
大夏正義曰漢書西域傳云太月氏國去長安城
萬一千六百里本居厥煌祁連間冒頓單于

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為飲器月氏
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媽水北為王
庭又以公王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
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漢書音義曰胘雷地名在烏孫北而匈奴
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歿漢用事者以匈奴
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賢臣
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
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
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遷公王
給繪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
欲反古今吾太子為質無幾矣正義曰幾音記言反古無所冀望也
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賢人其儒先書作儒生也漢以
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

倪思曰以吾使為
欲說也故書來則
先折其辯又恐其
欲刺也故少年來
者必先折其氣非

為欲刺使者以折之也兩語寫虜情最悉亦以其非中貴人故耳

王整曰結一段本意而情態畢見

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賢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賢人至漢。病漢。藥欲愈之。不幸而歿。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賢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賢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歿。烏

注援鐵所無當疑他處錯入此

或以為去聲護維三字

倪思曰。漢兩使入匈奴。欲以垂其國。其後左大都尉之謀。未必非其賢王之效也。惜其蹉跌。使受降之城。與長安之邸俱虛耳。

維單于立十歲而歿。子烏師廬立為單于。徐廣曰。烏一作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鐵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突厥國北。樂勝州經秦長城。太羹長路。正北經砂磧。十一二日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垂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杆將軍數築受降城。正義曰。杆音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

漢書
百世
作九
世

○黃洪憲曰武帝欲遂困胡雖因誅大宛之威然高帝呂后二句實其本旨
蔡汝楠曰語未終而止豈史削之耶

第十二合失少得多
閔如霖曰漢為其言所誤致厚賂以益其驕不知前充

國既以厚賂留矣彼所畏在強大厚賂烏足以結之

步騎
漢書
作步
兵

圍陵
下漢
書有
陵字
此蓋
脫字

王鑿曰書法於陵有意

第十三合降虜
凌約言曰此傳首段不用紀年以當是時是時提醒者九五後書其三年其明年前六年後二歲十四年其冬其秋夏又書漢元鼎三年元封六年太初三年太初四

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歿响犁湖單于立一歲歿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索隱曰且音子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正義曰漢遷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邊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

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亾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正義曰在伊州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敷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徐廣曰涂音邪○索奢反○正義曰涿音卓涂音以匈奴中山也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饗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二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敷將萬騎

文
字
川
典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七

注人所知
諸本
同鶴
牧作
人所

柯評
征和
四年
疑三
年誤

固褒
忌諱
之辭
猶言
固褒
賤之
辭也
宜連
讀

彼已
二字
宜屬
上句
猶彼

不特
言將
而兼
稱將
相何
也蓋
良將
能克
敵定
功而
賢相
必不
驕武

年先後間出略則
百年寒絕詳則歲
記春秋或作起或
作結或指在某人
之前或指某事之
後千變萬化真莫
知其端倪而要之
條理節目井然
第十四合降虜
王維楨曰李廣利
為漢擊胡數立大
功有罪猶當議貸
今降匈奴漢之咎
也

柯維騏曰按漢武
帝元封後為太始
又為天漢為太始
為征和太史公于
天漢二年遭李陵
之禍未幾而卒故
封禪書止于天漢
三年河渠書止于
天漢二年平準書
草創未就止于元
封元年乃若李廣

利降匈奴在征和
四年匈奴傳不應
有此文後人所增
耳

董份曰太史公引
此二句意最深遠
微者言寓其事而
不章顯也故武帝
驕武所不斥言然
觀其遠師屢將而
又不能終服匈奴
則不言而自見矣
又曰固褒言无可
褒而不敢斥言故
為忌諱而微也
劉辰翁曰固褒謂
不得褒則有可
諱矣遷亦欲為微
隱者然已著大意
不滿當時以為順
從君之欲所謂席
中國廣大氣奮深
得休要建功不深
又似惜其志之未
盡成者何前後之

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

水北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索隱曰山海經云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

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

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徐廣曰案史

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

廣利與商立成出擊胡軍敗乃降得來還千人一

兩人耳正義曰自此以下上至貳師聞其游擊說

無所得因杆數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徐廣

漢四正義曰御音語其御功不得相御當也

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

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索隱曰漢書曰云

子狐鹿姑單于立張晏云自狐鹿姑單于已下皆

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

際則微索隱曰案韓國要禮云仲尼仕於定哀

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索隱曰案

謂其無實而褒之是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

時之權徐廣曰微音皎○索隱曰微音工堯反言

也而務調納其說索隱曰劉伯莊音叫徐音皎皆非

者謀匈奴皆患其直微求一時權幸但務諂也

將率詩云彼已之子○索隱曰彼已者猶詩人譏

也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

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正義曰言

不能獨理得禹而九州安寧以刺武帝不能擇賢

將相而務諂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故

交字訓點

史記卷百一

二十一

窮兵
史遷
此意
不得
明言
之在
讀其
志

徵權
納說
文臣
之事
矣與
將率
氣奮
對說
故以
擇將
相結
之文
為之
臣之
首故

注齊
民下
故字
一之
無之
又之
罪下
有也
字

異也則其中有難
言者矣
董份曰以便偏指
句不參彼已句將
率屬下文讀索隱
解為彼已將率太
史公元此文法
陳仁子曰遷之贊
此也以定哀之時
自比而獨責將帥
焉夫豈獨責將帥
哉
茅坤曰太史公甚
不滿武帝窮兵句
奴事持不取深論
而托言擇將相其
旨微矣

太史公引禹聖成其
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
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獫狁葷粥居于北邊既稱夏商式
慢周篇頗隨畜牧屢擾塵煙爰自頓冒尤聚控
未盡中權

黃震曰傳之叙匈奴詳矣大抵以其視中
國為強弱夏道衰而狄始大及周之興惟
命之曰荒服周道衰戎狄又世世為患秦
并天下築長城頭曼單于遂為之北徙既
而中國兵爭冒頓復興雖高帝不免白登
之圍非其視中國為強弱哉然嘗論之秦
漢之待夷狄不可復以三代比也三代以
天下為公諸侯各自為守設不幸有警方
伯連師以諸侯兵驅之而已然不常有也
秦漢以天下為私自京師去匈奴塞上皆
天子所自制邊塵稍驚勞民萬里故秦之
備胡不得不不出於長城然此毒民之事適
以自斃不可為也故漢之求安不得不出
於結約雖婁敬遺公主之說不可用若孝
文皇帝賜之書有曰天不頗覆地不偏載
使兩國之民若一家下及魚鼈上及飛鳥

跛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
殆嗚乎大哉言乎文帝之心天地之心也
持之堅行之久至孝景世終無大寇武帝
即位之初匈奴信漢自單于以下往來長
城下無忌矣乃一旦無故自為狙詐於匈
奴兵連禍結使天下生靈肝腦塗地然匈
奴益驕亦終不我服回視
文景之世得失何如哉
又曰愚嘗因是而論漢世綏御之方竊于
不得已之中而曲為迂闊也蓋漢之于東
仲舒之論未可謂其迂闊也蓋漢之于東
狄非復五帝三王有緩服要荒漸次而至
風土之遶易分限之等差也塞之內皆耕
田鑿井安土重遷之民塞之外即逐水草
而居遷徙無常之夷狄時時抄畧勢所必
至遠在萬里何以制之帝初即位使告諸
侯四夷從代來論盛德焉且因高惠之舊
量時度宜與匈奴溫辭以感服之德至渥
矣匈奴或背約入寇逐之出塞即止曲常
在彼而不在我烟火萬里之樂由此起武
帝一信聶翁律詐之說反以匈奴之擾漢
者擾夷狄尤而效之罪殆已甚逮其兵連

禍結海內蕭然其害烈于匈奴之抄寇何
帝萬萬董生之論似過于弱而實足以藥
武帝之膏肓固乃歷歷排闥之峻何歟不
然文帝之富庶武帝之虛耗一和一戰成
効竟何如哉

何景明日漢武之才過于文景承三世之
富厚不易紀而虛耗者好大無厭也夫秦
以白起為武安君商鞅為商君范雎為應
侯漢武以衛青為大將軍李廣利為貳師
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此六人者所謂
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功實之
辨故白起商鞅范雎之功日積而秦之社
稷日蹙衛青李廣利霍去病之功益高而
漢之海內益危也

余有丁日傳內每言擊胡胡輒入邊殺掠
及留胡使胡亦留漢使相當至匈奴遠道
破耗矣然猶不能臣服之且不免泥野李
陵貳師之敗沒見武帝雖事窮黷而未得
十分逞志也篇中太意
如此其微旨實寓譏云
凌約言曰太史公紀武帝征伐事先之以
文景和親匈奴信漢然後序兩將軍連年

出塞又必隨之以匈奴入塞殺畧甚多紀
酷吏傳先之以吏治蒸蒸民杜畏罪然後
序十酷吏更迭用事又必隨之以民益犯
法盜賊滋起可見匈奴盜賊之變皆武帝
窮兵酷罰致之此
太史公微意也

交字川

匈奴列傳

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吳興凌稚隆輯校
温陵李光縉增補
長尾與田遵校正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正義曰漢書云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

給事平陽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

衛媼通。索隱曰衛姓也媼婦人老少通稱漢書曰媼與主家僮衛媼通案既云家僮故知非老

或與媼是年王之稱後追呼耳然外戚傳云薄姬

衛者舉其未家姓也然案此云侯妾衛媼則似無

似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

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太子。徐廣曰曹參

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索隱曰案如

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

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故冒姓為衛氏字

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

或云一傳太史公用意
此稱一傳太史公用意
同父母墓寫處其傳大將
者父軍也所當戰功益
亦同封由姊子夫為皇
也恐后及姊子去病之
不然從大將軍而為驃
衛青騎也驃騎將略殊
獨鄭无可指點處特以
子餘子夫姊子遂從大
皆別將軍勤戰而有成
人之功並附公孫賀篇
子矣末尤可印證

冒姓為衛氏是蓋子夫得幸後之事

交字訓燕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後字 疑所 漢書 無之

稱先 母者 必其 既死 者

注顏 氏鶴 牧及 一本 作顧

從入 之入 一本 作人

無正 一本 義曰 云云

按少兒即霍去 病母

費豸曰人奴之為 一句生得每皆罵 即足矣為一句生 讀如生乃與喻等 為伍之生同謂人 方奴我平生得死 客罵已足矣安敢 望封侯事則語有 意味而句法雄健 令人或以人奴之 生為一句只移一 字在上便凡近矣

茅坤曰詳次非辜 之禍已而非望之 福可憐可涕悲幸 並至

按此上詳衛青 所以得通籍於 后宮

按此下歷叙青 戰功

籠籠字 從竹 者誤 也

茅坤曰太史公一 篇語脉延畫工施 粉黛處凡衛子夫

按字訓點

史記卷百一

衛將軍列傳

二

孺索隱曰漢書云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 步廣徐廣曰步一作少皆冒衛氏青為族家人少時歸其 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 之適母○索隱曰漢書 之間故曰民母今本亦或作民母也皆奴畜之不 以為兄弟數音去聲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張晏 泉中徒所居也○正義曰按居室署 有一鉗徒相 名武帝改曰保宮灌夫繫居室是也青曰賢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母笞 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族家騎從平陽 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 大長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東侯 午尚景帝姊長公主子季須元鼎元 年季須坐奸自殺○正義曰 文穎云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姪大長公主聞 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

未知名索隱曰案晉灼云建 章上林中宮名也大長公主執囚青欲

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

死索隱曰篡猶 劫也奪也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

母昆弟賢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

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 會孫名掌也上召賢掌公孫

敖由此益賢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

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

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

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

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

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 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索隱曰即衛 太子據也立為皇后

按字訓點

史記卷百一

二

捕虜當斬然獲斬也

薄代不究極義

正義西河下脫文

獲字通死生

醜謂賤者非可考之也生此分二等

得幸上輒與衛青寵任處相串而進

按校尉有功每冠以青歸功青也
按傳內多以詔書代叙武功

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雁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索隱曰高闕山名小顏云一日塞名在北朔也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鉗徒相青封侯果應在此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正義曰今夏州也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貴故城是也按蘇建築什貴之號蓋出蕃語也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索隱曰案晉灼云河東皮氏縣之亭名也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

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也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于太原索隱曰此小雅六月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索隱曰小雅今車騎將軍出車之詩也青度西河正義曰即雲中郡之西河云勝州東河也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如淳曰案行也榆谿舊塞案水經云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絕梓領焉東經榆林塞為榆谿是榆谿舊塞也梁北河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也正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張晏曰伏於隱執訊獲醜正義曰訊問也醜衆言執其生口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二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

校尉

新將軍

三

郡太守友徐廣曰友者太入略雁門千餘人其明年

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

關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文穎曰沮音祖為

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

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

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

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

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

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

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索隱曰賈逵云裨

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

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

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曰案謂立大將軍天子

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

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正義曰

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

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

係中正義曰襁長尺一寸闊八寸未有勤勞上幸

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

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

功也今固日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

驍蓋 爵驍 鶴牧 云保 一本 作祿 漢書 同

王懋曰太史公三用青字此古人純實處 茅坤曰此着大將軍得力甚多

小校 附著 于教 者獲 王也 乃以 為教 之功 一說 教為 護軍 不列

楊慎曰裨王猶孟子傳所云裨海也裨小也

小王也若裨將然音頻移反 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

按此四人功不

按叙四將軍功

立校 乃附 著于 大將 軍之 麾下 故稱 傳校 也

注驃 騎疑 當作 車騎 此役 無驃 軍將

或云 豆一 本作 寶

而曰從大將軍
再從大將軍
從大將軍各三
從大將軍亦歸
功青也

按此李朔等二
人李沮等二人
功俱同故俱合
叙

公叙校尉李朔云
云與以千三百戶
封朔為涉軹侯云
云文字鄭重不嫌
重疊至漢書則省
其詞曰校尉某某
某以千三百戶封
為某某其則氣索
矣觀檀弓篇叙石
祁子事不數字而
有五沐浴佩王文
字固當如此
按斬首級謂得
取一首拜爵一
級非曰取入首
級也
王慎中曰史記二
將軍每一出兵即
繼以匈奴寇邊殺
略多以明一將軍
非能禦寇乃寇之
招也

交字訓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索隱曰顧
領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顏云傅音附言教以千五
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
百戶封教為合騎侯索隱曰案非邑地因戰功為
冠軍從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曰窳渾
驃然也索隱曰服虔云窳渾塞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
下搏戰獲王索隱曰搏音博擊也小顏同今以
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頡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
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窳侯徐廣曰窳宜
反索隱曰常昭云縣名或作窳字輕車將軍李
林云太下卯與兪下卯並音匹孝反
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
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
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

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
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
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
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教為中將軍太
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
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疆
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
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
信并軍二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
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
將其餘騎可八百餘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
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

注軍官下宜有長字

是時天子蓋在外故曰行在所

注奉高之奏疑訛

漢書作是歲霍去病始侯去病大將軍青

漢書大將軍下更有大將軍三字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邵寶曰周亞夫不所天子詔文帝以為真將軍衛青以蘇建歸天子自裁抑何異也令出不可貳罪疑不敢專夫固各有當也

王維楨曰此以下入霍去病絕无痕迹按漢書云去病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

閱長史安

張晏曰正軍正也閱名也○議郎周霸

等。徐廣曰儒生。索隱曰案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建當云何霸曰

自太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

軍之威閱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太敵之禽也

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方戰一日餘士盡不敢

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

斬太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

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

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

子天子自裁之於是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

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

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

事處皆為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

奉高宮唯入塞罷兵是歲也太將軍妙子霍去病

徐廣曰姊也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

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索隱曰服虔音飄

紀作票鷄票鷄勁疾之貌也與輕勇騎八百直棄

大軍數百里剽利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曰案小顏

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漢軍於是

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

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

曰行音胡浪反謂籍若侯是句生捕季父羅姑比

索隱曰案顧氏云羅姑比單于季父名小再冠軍

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

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一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五

通

產籍 若侯 之名 非大 父之 名也

茅坤曰挿入王夫 人一段所以綿續 衛子夫后宮之寵 也

董份曰二功並封 亦以從大將軍故 也

為眾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以翁侯軍功不多。故
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
為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
上。寧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
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
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
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太
將軍以實言。上乃拜寧乘為東海都尉。張騫從太
將軍。以嘗使大夏。正義曰大夏國在大宛西。留匈奴中。又導軍
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
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
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徐廣曰驃一亦作剽。正義曰漢書云霍去病征匈奴

弗取 下疑 脫銳 悍者 誅一 句

冀漢 書作 幾

誅字 疑行

首虜 上疑 脫斬 獲等 字

按此以下多叙 驃騎將軍事

按漢書霍去病 合短兵。鑿鼻闌 下殺折蘭王。斬 盧胡王。銳悍者 誅全甲。獲醜。執 渾邪王子。師古 註全甲。謂軍中 之甲不喪失也。 今史記於短兵 下。无鑿鼻闌。一 句。於斬盧胡 王。下却言誅全 甲。殊不可解。蓋

奴有絕幕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二司。曰秩。將

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我士。踰烏

鞏。漢書音義曰。討遼。漢。索隱曰。遼音速。漢音卜。崔

是國名也。涉狐奴。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懾

懼者弗取。文穎曰。恐懼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懾

冀獲單于子。徐廣曰。與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

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張晏曰。折蘭盧胡

而巳。斬者獲其首。○正義曰。顏師古云。折蘭。誅全

甲。徐廣曰。全一作金。○正義曰。渾邪王子。及相國

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

索隱曰。案張晏云。佛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

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

交之川 卷之三十一 將軍軍死傳

傳寫之誤也徐廣註曰全一作金因其誤而註之耳

在後至之至疑至疑至無在作後漢書三字

捕疑當作獲

注平字訛當作乎下得字蓋地

又單于單桓四字蓋行文漢書不得據作說

漢書減什七是前役非此役亦云減什三也

句王高不識是人

抄字訓異 史記卷五十一 衛將軍及傳

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畱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遂過小月氏索隱曰常昭氏音支西域傳大月氏小月氏攻祁連山天為祁連山也匈奴謂天山祁連得會涂王張晏曰胡王也索隱曰會武平鯨得單于單桓音才由反涂音徒漢書云楊酋涂王此文省也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闕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正義曰率音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減什三失之數下皆類也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此案一說為是也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濮王捕稽且王正義曰遼音速濮音卜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索隱曰漢書作右千騎將王屬趙破奴得匈奴王及王母也王子以下四十一或云右千騎將即匈奴王號也人捕虜二千三百二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尉句王高不識徐廣曰句音鈞匈奴以為號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索隱曰案二人並匈奴人也王子以下十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

茅贊曰若如一說則是方叙驃騎之功而又計其損失之數也當依小顏所云按叙軍功而曰從驃騎再從驃騎至封從驃侯歸功去病也

按師古云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

交字訓異

史記卷五十一 衛將軍及傳

八

蓋胡之號漢書無句王或二字是衍文

呼于屠蓋音轉訛屠漢書作者

大將軍漢書無將字疑衍文

不遇漢書耦

王評後而疑二字

注毒尼上脫呼字

黃份曰嘗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為句軍亦有天幸承上而來皆言驃騎也而王右丞詩云衛青不敗由天幸則是以大將軍別起為句矣不知太史公此傳專方大將軍而貶驃騎謂驃騎受上寵又有天幸所以不困絕而成功也右丞尚誤况其他乎史記誠不易讀也

出天幸不至之絕哉而太史公傳自不具載意其以文章奇天下快快奇數不欲令武士見所長耳及讀至帝欲以孫吳兵法教驃騎不肯受曰不至學古兵法顧方畧何如夫然後而知驃騎將軍之微也

交字訓點

紀卷之二十二 精將軍列傳

為宜冠侯正義曰孔文祥云從冠軍將軍戰故宜冠從驃之類者也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疑多是誤輝音暉也合騎侯教坐行雷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音宜變反謂驃騎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索隱曰案謂遲雷也由此驃騎日以親賢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亾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索隱曰案謂先於邊境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太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

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亾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

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索隱曰漯音他合反案地理志縣名在平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文穎曰毒鷹底為輝渠侯徐廣曰一云篇皆○索隱曰漢書鷹作雍庇音必二反又音足履反案漢書功臣表元狩二年以輝渠封僕明至二年又封鷹庇其地俱屬魯陽未詳所以○正義曰輝渠表作順梁禽梨為河萁侯徐廣曰禽一作鳥大當戶銅離為常樂侯徐廣曰一作稠離也○索隱曰徐注與漢書功臣表同此文云銅漢書

同萌氓

按仍與漢書作
仍興註重興軍
旅之勞也

王鑿曰分徙降者
良是

茅坤曰今年渾邪
王降衆數萬而明
年即系以匈奴殺
略數千人此皆太

若從師古
說輕留二
字宜屬上
句為一

按師古云輕留
謂漢兵不能輕
入而又留也

按轉謂運輜重
踵接也

郎中
令大
僕下
並脫
李廣
公孫
賀姓
名是
傳寫
之誤
漢書
可徵

又調字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

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

以軍糧接食弁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驍晉灼曰

譙反○索隱曰說文獍作獍音欺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

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

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正義曰言匈奴

而塞外並河諸郡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

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

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正義曰

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並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

為屬國正義曰以降來之民徙置五郡各依其明

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

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

兵不能度幕輕留索隱曰案幕即沙幕古字少其

故輕易留留者謂匈奴以漢軍不能至是歲元狩

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

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正義曰言轉軍之

數十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

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

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太僕

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

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

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

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

交字訓點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匈奴列傳

注疑
候當
作候

羸疑
當作
羸或
云一
作驟

茅坤曰大將軍此戰極為奇絕以不
得並驃騎益封故
太史公盡力描寫
令人讀之凜凜有
生色
楊慎曰自日且入
至二百餘里寫得
如畫唐詩胡沙獵
獵吹人面漢虜相
逢不相見又月黑
雁飛高單于夜遁
逃欲將輕騎逐大
雪滿弓刀皆用此
事

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
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孫吳兵法
蓋謂之武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
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太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
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
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
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
拏正義曰三蒼解詁
云紛如手相牽也殺傷大當索隱曰以言所
殺傷大略相當漢
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嘗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
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正
日遲行二百餘里
徐廣曰遲一作黎
索隱曰遲
音值遲者待也待天欲明也漢
書作會明諸本多作黎明鄒氏云黎
逮也然黎黑也俟天將明而猶黑也不得單于頗

或惑
通

右王
間疑
脫谷
蠡二
字

或云
獲章
是渠
名若
據此
說則
獲章

按大史公先以
所斬捕句略
總去病功復於

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賓顏山趙信城徐廣曰得
賓音田得
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
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
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
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
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
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
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
于索隱曰谷音祿
蠡音黎又音離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
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
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
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

校字川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高將軍列傳

十一

渠三
字宜
連讀
涉獲
水也

下詔書中詳之
王維楨曰青與去
病兩將軍軍同出
塞擊胡而去病有
功益封諸吏卒皆
侯青獨無功亦有
利不利哉

匈奴
傳作
匈奴
王維楨曰封狼居
胥山禪於姑衍登
臨瀚海言深入有
功也

漢書
執函
訊作

邢本
邢作

徐注
曰下
一本

壯侯
漢書
作杜
侯未
知孰
是

驃騎
下疑
脫將
軍二
字

董份曰是役大司
馬逐凶單于斬首
虜萬餘而不益封

交字訓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七

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
士徐廣曰粥一作允駟案應約輕齋絕太幕涉獲
章渠徐廣曰獲士有材力者以誅比車者晉灼曰王號也○索隱曰涉謂涉
擊左大將索隱曰案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漢書作
獲屯頭王漢書音義曰韓王等三人作藉○索隱
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
居胥山禪於姑衍正義曰積上為壇於山上登臨
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索隱曰按崔
三取食於敵遠行殊遠而糧不絕索隱曰連與卓同卓遠也

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
屬驃騎將軍會與城正義曰不失期從至禱余山
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徐廣曰從驃騎將
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
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索
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徐廣曰姓趙從驃騎
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
邑二百戶索隱曰敢李廣子也校尉自為爵大庶長索隱曰
也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

董份曰是役大司
馬逐凶單于斬首
虜萬餘而不益封

交字訓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七

校尉 故太史前備著大

王評 眩字 疑當 作術

敢任 漢書 作敢 往

注往 字諸 本作 任

王評 望過 二字 疑倒

故太史前備著大將軍戰獲狀而于

王世貞曰賢哉乎安也其猶有古俠

士馮謹虞卿之風焉當大將軍盛時

士爭自潔飾求眩其趨之也若飄風

之集詞其用之也若烈炎之炙手而

安與田仁方以貧事家監得養惡醫

故大將軍始知有安晚矣語曰歲寒

王維楨曰去病死天子旌功制謚如

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

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

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索隱曰案如

武帝始置此位衛將軍霍驃騎皆加此官定令

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

日退而驃騎日益賢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

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

不泄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謂質重少言膽氣有氣

敢任索隱曰謂果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

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

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

愛之然少而侍中賢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

官齋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

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

徐廣曰穿地為管域索隱曰鞠戲以皮為之中

實以毛楚蹋為戲也劉向別錄云蹋鞠兵勢所

陳武事知有材也三蒼云鞠毛可蹋以毛為戲故

云鞠戲鞠音巨六反正義曰按楚鞠書有域說

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事多此類大將

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講武事多此類大將

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

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

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正義曰屬國即上分置邊

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索隱曰案崔

昆邪於此山故令為冢象之以旌功也姚氏案冢

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東者是去病

冢上對又有石人石人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相侯

蘇林曰景武諡也相廣地諡也張晏曰諡法布義

行剛曰景關土服遠曰相索隱曰案景相兩諡

交字川點

十三

初鄭季平陽侯家青長公年既老不得尚之疑

按愛幸二句尤見武帝倦倦去病之餘意王整曰自古陰符將家无子

按自大將軍下收拾一篇用兵首尾茅坤曰太史公無限深情

按此以下紀大將軍功

仇前坐法失侯不當嗣父尚爵以主故得也傳言

名字句最屬下

將軍公孫賀宜接曰書

也布義行剛是武謚也辟土服遠是廣地之謚也
以法病平生有武藝及廣邊地之功故云謚之
武與廣地子嬪代侯音市戰反嬪少字子侯上慶
日景相也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卒謚哀侯
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歿後大將軍長子宜春
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
發于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
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封五年謚為烈侯子
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
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
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太將軍以其
得尚平陽公主正義曰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王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云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

坐法失侯

左右兩太將軍及諸裨將名最索隱曰謂凡計也大將軍

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

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

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

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

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索隱曰案漢書云為特將者十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

一人自有傳者漢書則七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

人謂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也

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

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正義曰今慶州本義渠戎國也地理志云北義渠道

也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平曲侯徐廣曰為隴西

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

交字川

茅坤曰賀之妻衛
媼大將軍之姊而
驃騎之母姨也

漢書
作騎
將軍
無驃
字

据文
例七
歲上
疑脫
後字

余有丁曰按驃騎
將軍武帝立名以
寵去病本傳前云
賀為輕車將軍又
曰騎將軍此驃字
必誤

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
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南
窳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
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以浮沮
將軍出五原索隱曰沮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徐
日太初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將軍出
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于敬聲與陽石
公主奸徐廣曰陽石為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邳人服虔曰邳音室○索隱曰小顏
之栗反今慶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
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二歲為將軍從大
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
為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
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歲
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
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
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
城索隱曰七歲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
吾索隱曰余音餘又音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
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
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索隱曰音雲中人正義曰今事景帝武
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

文之川

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正義曰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再為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

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為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博望侯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

為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家在漢中。將軍趙食其殺羽人也。索隱曰縣名在馮翊殺音都活反又音丁外反羽音

爵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

程一枝曰蘇建家在大猶鄉張騫家在漢中二家字本作家蓋因字形相似而訛也大史公所以載此二家者正從驃騎家像祁連山波及之耳此文家血脉貫通處

襄曹參孫之子此單云孫者蓋耳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龍領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正義曰。以。善。侍中。御。求見也。為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

按此以下紀驃騎將軍功

虜首二字疑倒

將軍下疑脫者

徐廣曰。再出以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眾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曰。河謂隴也。謂涼肅等州。漢書西域傳云。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燉煌等郡。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都今邠州。以右

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為符離侯。驃騎死後。

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

法失侯。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正義曰。今勝州。嘗亾入匈奴。已而

歸漢。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

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

按此傳獨言後一歲後二歲後六歲與他傳不交字川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 衛霍列傳

同亦變體也

茅坤曰世將之後多衰

大夫上疑脫士字

劉知幾曰叙事之体有假贊論而自見者如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天將軍不若賢待士此則記之與傳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贊論而自見者也
王文曰信陵孟嘗

王評賢君宜作賢公

食客三千稱為賢君衛將軍霍去病門无一客亦稱名將
楊慎曰載蘇建之語而結之曰其為將如此著其善能保功名也

水無功後二歲徐廣曰元封二年擊虜樓蘭王復封為浞

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大初二年為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

匈奴左賢王左賢主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

生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

子安國入漢徐廣曰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後坐巫

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

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

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索隱曰謂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

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

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

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

何與招士索隱曰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索隱述贊曰君子豹變賢賤何常青本奴虜勿總戎行姊配皇極身尚平陽寵榮斯僭取亂彙章劇姚繼踵再辭邊左

陳仁子曰賓客之害吾於史遷贊孟嘗又於第五倫彈實氏一再言之矣特孟嘗之私黨大不可罪矣若夫以天將軍之勢誰能禦之而能以嬰盼之賓客為徵亦可謂善處盛強者然且未也黯為揖客大將軍猶賢之殆非純以客為賤者客固有賢不賢也乃若宰相之職則又不然要當如狄梁公呂正獻不為私門植桃李而為國家叔拾人下殆又不可以青籍口揚維禎曰史謂鄧通無他技能有所荐達獨自謹身媚上而已鄧通何者而責以荐達賢才之事蓋漢世士大夫率舉於薦士所以司馬遷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臣荐王義而遷辭以刀鋸之餘奈何荐天下豪俊衛青既貴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其故吏蘇建亦勉以觀古名將招選之義而青謝以魏其武安厚賓客天子

交之川 庚 戶部卷百上 新刊皇朝集

當切齒人臣奉法何與招
 王舉此二者他可知矣
 黃震曰衛青者奴隸鄭季之遺孽而霍去
 病其甥也漢武帝以青之姊曰子夫者為
 后因生事夷狄而官青曰大將軍官去病
 曰驃騎將軍公孫敖嘗脫衛青於難亦官
 且至宰相其餘疾者非兩將軍親戚則其
 門下人他日貳師將軍亦以窮兵黷武使海
 內蕭然觀其所由往為榮官妾地爾而
 日春秋大復雙之義其誰欺欺天乎且受
 圍與嫚書未可以雙言也文景和親相安
 已久不而嚴守備則置一李將軍匈奴不
 敢入塞矣
 何紛紛為
 又曰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
 千里聲震夷夏今看其傳殊無奇績李廣
 每戰輒北困躡終身如看其傳英風如在
 史氏抑揚予奪之妙如此豈常手可望哉
 王世貞曰昔人稱衛青霍去病傳為太史
 公叙法之奇者然其論衛將軍曰於天下
 無稱也去病則曰有天子幸不至於絕而巳
 嗚呼匈奴天下莫強焉其所以數勝而不

細者豈盡天幸耶至天無稱也李廣蓋屢戰
 軍於淮南王者又胡無稱也李廣蓋屢戰
 而屢敗也太史公津不營口出焉叙其
 材力慄果負誼槩然仁郵指畫軍事若
 也於其勝而幸者如彼其敗而不幸者
 如此是可以用識矣吾不幸而材不見
 孝武而卒腐以老如公孫弘倪寬者二
 靡耳柰何雍容取公相為也彼蓋以李
 自况也太史公於游俠刺客貨殖伯夷
 平諸傳皆有深感慨獨於李廣衛霍傳
 興之義多吾既深妙使其指而又不
 故掩衛霍摧勝之妙使後人不得尋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一 終

明治十三年十一月一日御届

列傳七冊

定價金壹圓發

校正人

出版人

千葉縣士族

奧田 遵

東京府平民

別所平七

同神田區湯島松住町四番地

發賣書肆

日本橋通壹丁目
同 貳丁目
同 三丁目
芝大神宮前
同 油町
横山町三丁目
淺草茅町二丁目
小石川大門町
通新石町
下谷池ノ端
淺草北清嶋町

北畠 茂兵衛
稻田 佐兵衛
丸家 善兵衛
山野 吉兵衛
牧野 慶次郎
水野 勘右門
太田 伊八
北澤 清吉
青山 仙藏
福田 庄藏
岡村 勝藏
山崎 勝藏

